

第七一六冊

經濟彙編

禮儀典

祀典總部

天地祀典部

(卷)

一四

一五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經濟彙編禮儀典

第一百四十六卷目錄

祀典總部總論二

大學衍義補 總論祭祀之禮

祀典總部藝文一

太常箴

祭祀志論

祭祀志贊

答齋議

禱祀論

監察使壁記

祭法天道賦

祭祀志序

明郊社宗廟聖廟三禮總敘

祀典總部藝文二 詩

侍宴華光殿曲水奉勅爲皇太子作

齊謝朓

州城西園入齋祠社

尚書省受誓誠

和夏選部齋宿韻 四首

祀典總部紀事

祀典總部雜錄

祀典總部外編

禮儀典第一百四十六卷

祀典總部總論二

大學衍義補

總論祭祀之禮

易萃王假有廟

程頤曰王者萃聚天下之道至於有廟極也羣生

至衆也而可一其歸仰人心莫知其嚮也而能致

其誠敬鬼神之不可度也而能致其來格天下萃

合人心總攝衆志之道非一其至大莫過於宗廟

故王者萃天下之道至於有廟則萃道之至也祭

祀之報本於人心聖人制禮以成其德耳故射鴈

能祭其性然也

漢之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於帝立廟

臣按萬物本乎天入本乎祖天之生物散其氣於

萬類祖之生孫散其氣於衆支人乃物之一而人

君於衆人之中而爲天之宗子萃上天生物之全

氣者也吾所以得天之全者承吾祖吾考之所得

於天者而有之以爲吾家之宗子人物莫不得天

之氣而吾獨受其全子孫莫不受祖之氣而吾獨

受其正必欲合萬類之散而咸歸於天是以享帝

於郊合衆支之散而咸依於祖是以享祖於廟是

則郊天享帝非獨以之報本而反始蓋郊祀以奉

上帝所以收天下渙散之心而萃於一使其知萬

物之生一天也廟享以祀祖宗所以收一家渙散

之心而萃於一使其知百世之傳一祖也內而一

家之心不散則彝倫攸敘九族既睦倫理以明恩

義以篤聯絡而親比確爲磐石之宗天下之人孰

敢侮予哉由中而達外地非一方人非一姓莫不

與其水木本源之念江漢祖宗之心勢雖分散而

心則同歸地雖隔越而心則嚮往不出壇墠之間

堂陛之近而天下之大億兆之衆其心畢萃於此

矣先儒謂繫人心合離散之道莫大於此豈不信

哉

虞書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

臣按帝舜攝位之初既已受終於文祖而又類於

上帝以及於上下神祇獨於后土之祭闕焉何也

意者類之爲言方以類聚之類也所謂依郊祀而

爲之祭乃易漢儒以解周禮者未必虞時以類名

祭之意也竊恐天地常祀或分祭而於非常之禮

則類合天地而祭之所祭者以上帝爲主而類聚

羣祀以爲一體如蘇胡二氏所云者夫論禮者當

原其本初而漢儒議禮率多以成周爲主而強牽

在前者以合於後虞書此數言者萬世經典言祭

祀之始先於成周千餘年要當以之爲正其禮雖

爲攝位而祭告實則當時常行之禮亦萬世當行

之禮也

益曰至誠感神

朱熹曰誠感物曰誠益推極至誠之道以爲神明

亦且感格

商書伊尹申誥於王曰鬼神無常享享於克誠

臣按誠之一言感神之本自古帝王傳授心法之

要不過此誠而已是誠也首見於虞書然言其義

而已未始指言也指言以示萬世實始於伊尹之

此言夫帝王之道無一而不本乎誠而於感格神

天之際九其精禋者焉承天命以居帝位而主百神之祀者要當以是誠爲本

傳說進于王曰黷於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祀神則難

祖已曰呼嗚王司敬民罔非天引典祀無豐于昵

臣按蔡氏謂商俗尚鬼高宗或未能脫於流俗事神之禮必有過焉祖已戒其祀無豐昵而黷於祭祀傳說亦嘗以進戒蓋因其失而正之也有商盛時大臣事君以道其君於祀神之道少有過豐即相與諫言不肯放過過於厚者猶如此況其過於刻薄放肆者哉後世人君往往呢呢倖奉邪術備所不當備之物祭所不當祭之鬼喪天而演神費財而害民遂因而致災異之變起禍亂之端者亦有之矣非獨爲君者之失而一時所謂大臣諫輔者默默而罔聞知不敢一言以形於奏牘甚者又從而開導從諛之而爲之營規制作讚頌噫斯人也其傳說祖已之罪人歟

周書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

臣按祀典固有常禮然於祀典之外而義所當祀者亦先王之所不廢也然謂之義者必合於人心之宜當於天理之正者是否則非義而不可祭矣非惟吾不可祭而神亦不吾享矣

多士王若曰自成湯至於帝乙罔不明德恤祀

臣按此言乃周公託爲成王之言以告多士也所謂自成湯至於帝乙莫不恤祀則是自古帝王爲治莫不以祀事爲先可知矣然祀而謂之恤者蓋祀所以交神明非獨以致人之敬亦所以安神之

靈而廢祀則神無所饗矣殷之民士不明厥德多廢其歲祀蓋於神有所不暇恤者矣此成王所以舉其先世明德恤祀之故以爲之告歟

呂刑王曰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棗常錄寡無蓋

臣按國將興聽於人國將亡聽於神是以神怪之興皆於衰亂之世然必在上之人有以惑亂其心而與非鬼之祭以求無望之福然後下之人從而應之謂福可以禱而得禍可以祈而免不信人道而信鬼道不行正術而行邪術彙經典之所載而徇異端之所爲由是天地之氣亂幽明之理微蚩蚩蠹蠹之民心無所主而邪僞之徒乘其所蔽而惑亂之腦之以禍害誘之以福利如漢末之五斗米賊宋之喫菜事魔元之彌勒佛出世皆是假神以作亂也明主知其然制爲祭祀之禮秩乎其有序非此族也不在祀典絕在地之民使人不得以妖術以格夫在天之神絕在天之神使人不得假其名字以降於在地之民是則所謂絕地天通罔有降格者也臣請於凡天下祀祀非夫經典所載及祖宗以來著在祀典者一切革去凡夫世之所謂扶鸞降聖追魂攝魄等術不許士民習學學奉違者治以重罪是亦正人心息邪術弭禍亂之一端也

周禮大宰以八則治都鄙一曰祭祀以馭其神

臣按人君爲神人之主有人民社稷之寄凡其所以爲法則以治都鄙者不惟馭乎民而必先有以馭乎神焉夫謂之則者一定之制可以爲人之法

者也凡夫天下大邦小國一都一鄙其所當祀之神當秩之典其法則皆統馭之於上焉不可得而僭也不可得而廢也未有者不敢創其始已有者不敢廢其成必承命而後敢行既畢事而必反命先王所以馭世立法其嚴如此此法誠行安得有陪臣而旅泰山諸侯而行郊祀者哉

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以佐王建保邦國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

臣按禮有五吉禮爲之首禮而謂之吉者以祭祀有受福之理也吉禮之別十有二大宗伯掌之大宗伯之職掌邦禮而禮之大者在祀故首以爲言小宗伯之職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兆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兆山川丘陵墳衍各因其方

臣按宗廟社稷內祭也故其神位在廟內五帝四望以下外祭也故其神位在郊外若夫山川丘陵墳衍則又各順其所在而爲之位焉國之大事在禮禮官之大者大小宗伯大宗伯掌祀神之禮小宗伯掌禮神之位位者棲神之所禮者事神之儀也神必有所棲然後禮可行禮必有其儀然後神可接此成周設官之大意也

肆師之職掌立國祀之禮以佐大宗伯立大祀用玉帛牲醴立次祀用牲幣立小祀用牲以歲時序其祭

臣按天神地示人鬼皆國祀也即其祀中皆有三等之差而以玉帛牲醴明其大小焉然是王祀也各當其時以祭之以時序爲先後之序不必先大

後小也

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而祈福祥求貞一曰順祝二曰年祝三曰吉祝四曰化祝五曰瑞祝六曰策祝

臣按大祝者祈祝大事也郊天地社稷享宗廟先王既盡內心之誠於備物之祭然無辭說以通達焉則無以致吾感格之誠故設大祝之官掌六祝之辭所以薦吾之誠而祈神之報也

掌六祈以同鬼神示一曰類二曰造三曰禴四曰禋五曰攻六曰說

臣按大祝所掌之祝辭六皆所以祈福祥也夫福祥之所以為福祥無災禍之謂也去其災禍則福祥在是矣祝者其辭祈者其事大祝以祝辭事鬼神而祝之中又各因其事而祈之以同乎鬼神易所謂與鬼神同其吉凶其斯之謂歟

辨六號一曰神號二曰鬼號三曰示號四曰牲號五曰齋號六曰幣號

臣按所謂號者易其常名以為美稱用申其所以尊而敬之之心焉

禮記曲禮曰踐阼臨祭祀內事曰孝王某外事曰嗣王某

臣按某者天子之名也孝王某嗣王某皆祝辭也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徧諸侯方祀祭山川祭五祀歲徧大夫祭五祀歲徧士祭其先

臣按先儒言天子祭天地則天下之事諸侯方祀則一國之事大夫祭五祀則一家之事士祭先則一身之事蓋德有隆殺故所祭之神有大小業有

廣狹故所祭之神有遠近

凡祭有其廢之莫敢舉也有其舉之莫敢廢也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

臣按魯立武宮立煬宮舉其廢也躋僖公廢其舉也魯之郊禘與祀文王祀爰居祭所不當祭也若楚昭王之不祀河騫武子之不祀相皆變易舊俗而趨之正則於禮為得矣

王制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天子祭天下名山山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

臣按祭祀之禮在上者可以兼下在下者不可以僭上苟卿曰郊止乎天子社止乎諸侯道及乎大夫是也蓋天子繼天以出治凡其治之所及其人其土地皆為所有是凡在天成象若日月星辰之類在地成形若山川丘陵之類人生其間若先代聖君賢相名臣烈士之類其精神氣魄皆與之相為流通貫徹雖其物之殊形其人之已往然吾一念之誠既立於此則彼雖高高於九霄之上累累於萬里之遠寥寥於千百世之人莫不翕聚於胎響之間感孚之際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也苟縱欲敗度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攘竊神祇之牲犧牷則吾之精神既不孚於冥冥之間而神之氣類亦不形於昭昭之際朱子所謂天上許多星辰地下許多山川如何不變怪有必然者矣噫彼昏狂之君至謂祀無益謂神無能為而荒誕者又馳心冥漠之域而蠹財勞民以從事

乎鬼教二者之失均焉惟禮所得為者為之斯為中道矣

禮運故先王患禮之不達於下也故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祖廟所以本仁也山川所以備鬼神也五祀所以本事也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

臣按先儒有言禮之始也則自天子出禮之終也則與民由之與民由之然後禮達而分定故先王患禮之不達於下則必有以為之教者然教必以祭祀為主者以神道設之使民知畏敬故也由是觀之則聖人制為祭祀之禮者非但以致吾之誠報神之德而已也而實因之以設民之教使咸安其分盡其職以報乎上焉

禮器君子曰祭祀不祈不魔盍不樂稼大不善嘉事牲不及肥大薦不美多品

君子曰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者也

臣按先王制禮有一定之制有一定之時有一定之數有一定之物以神待神而不敢干以己以神事神而不敢褻以人

郊特牲祭有所焉有報焉有由辟焉

臣按禮器既言祭祀不祈而此又云有所焉而周禮六祈又有祈福祥何也蓋祭祀之不祈謂孝子行歲事也若夫為民而有所禱祠因事而有所祈禳是亦人情之不能免也禮緣人情而作聖人為之節文使其有所限而不敢過求有所法而不敢妄求後世此禮不明時君不知所守往往為邪

僻之所惑而有非分之祈不求之於祭祀而求之於齋醮不求之於典禮而求之於鬼教卒之無所得而反致禍於身貽患於生靈者多矣

祭法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用辟瘞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壇祭四方也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

臣按先儒謂周禮大宗伯講列諸祀而不見祭四時寒暑水旱者宗伯所記謂歲時常祀而此所載謂四時乖序寒暑僭運水旱祈禱之禮

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陵川谷丘陵民所取材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

臣按所謂祀典卽所謂祭法也祭法一篇自燔柴於泰壇以至終篇卽虞書肆類於上帝禮於六宗柴望秩於山川徧於羣神之義疏也自古經籍言祀典者莫先於虞書莫詳於祭法夏商之禮無可考周之禮文詳備然皆不外乎此而已

祭義唯聖人爲能饗帝孝子爲能饗親饗者鄉也鄉之然後能饗焉

臣按天道莫尊乎帝人道莫親乎親所以饗之者備其禮物也非難而致其來享也不易自非仁孝誠敬之至豈能得其降格歆饗於冥冥之中也哉必也心志之歸向念念不忘無一息而不存其誠無一事而不盡其誠無一物而不寓其誠夫然庶幾神之格思洋洋乎如其上如其左右乎

祭統凡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祭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於心者也心怵而奉之以禮是故惟賢者能盡祭之義

臣按爲治以禮爲本行禮以祭爲本本祭以立禮本禮以爲治此三代之治所以盛也

賢者之祭也必受其福非世所謂福也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者之謂備言內盡於己而外順於道也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親其本一也

臣按洪範五福曰壽曰富曰康寧曰攸好德曰考終命而祭統之所謂福則異於是既訓之曰備而又曰百順之名蓋必備衆善於己由中及外無一之或闕無一之或逆也洪範之福出於天祭祀之福由于己在己者既盡則在天者亦可因是而得也

及時將祭君子乃齊齊之爲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齊者也是故君子非有大事也非有恭敬也則不齊不齊則於物無防也嗜欲無止也及其將齊也防其邪物訖其嗜欲耳不聽樂故記曰齊者不樂言不敢散其志也心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是故君子之齊也專致其精明之德也故散齊七日以定之致齊三日以齊之定之謂齊齊者精明之至也然後可以交於神明也

臣按自古論齊戒祭祀之意莫詳於此散齊七日以定之卽祭義所謂散齊於外也致齊三日以齊之卽祭義所謂致齊於內也防其邪物訖其嗜欲耳不聽樂是制其外所以養其中心不苟慮必依

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乎禮是謹乎中以應乎外交致其內外之謹專致其精明之德以是事神神無不格矣古人之致齊也其嚴如此後世齊戒者惟禁不飲酒茹葷御內而已而於聲樂之奏則未有禁焉當夫大宰告戒之時殿廷尚爲奏樂而人臣受誓戒者往往鼓琴博奕以爲母犯於齊殊非古人齊者不樂不敢散其志之意請行禁戒

春秋左傳季梁對隨侯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務其三時修其五教親其九族以致其禮祀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之主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

宮之奇告虞公曰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馨物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矣

臣按季梁謂聖王必成民而後致力於神宮之奇謂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二臣者可謂知事神之道矣後世人主不知正身修德而徵福社於窮冥不知勤民修教而希神貺於牲豆爲之臣者非徒不能規正而反有以啓導之皆二臣之罪人也史墨曰吾聞之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

臣按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若其可以理求亦可以非理求則是二三而非壹矣豈所謂聰明正直之神哉是以人君爲治必專心民事而絕地通天通恐小人譸張爲幻以惑世誣民而兆禍亂也

衛遷於帝丘衛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公命祀相
甯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祀何事
相之不享於此久矣非衛之罪也不可以間成王周
公之命祀

初楚昭王有疾卜曰河爲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
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禍福
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
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

臣按鬼神各有族類國家各有命祀故人於鬼神
非族類不可祀非命祀不敢祀孔子稱楚昭王知
大道蓋以其明乎天地之性識乎幽明之故達乎
秩祀之義也彼區區焉雷心於禱祈祭祭之事不
顧先王之命祀越境而祭其非所當祭之鬼者豈
非小道也哉

史趙曰盛德必百世祀

臣按有非常之功德必享非常之祀典

穀梁傳曰宮室不設不可以祭衣服不修不可以祭
車馬器械不備不可以祭有司一人不備其職不可
以祭祭者薦其時也薦其敬也薦其美也非享味也
臣按祭祀當用之物當用之人當用之器一有所
闕皆不可祭

論語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謂也

臣按上自天子下而庶人皆有所當祭之鬼夫人
之於鬼其所以當祭者以其精誠神氣之相屬也
苟不相屬則人自人鬼自鬼豈有感通之理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
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臣按神人一理以非禮祀神而神不之享亦猶人
以非禮待人而人不之受受非禮之食者必鋪啜
之小人享非禮之祀者亦必淫邪之小鬼也後世
小人乃以卮酒豆肉而欲享先代之聖賢俗食義
味而欲享太上之天帝所持者狹所求者廣一何
無忌憚之甚邪此在聖明之世所當禁也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臣按朱子謂此門人記孔子祭祀之誠意又記孔
子之言以明之所謂吾不與祭如不祭蓋謂當祭
而或有疾病不得已之事而使他人攝行其事非
甚不得已決不可也然所攝之人必須氣類相通
職掌所係然後使之代行可也不然恐無感格之
理是故內祭當用親屬外祭當用禮官後世用其
官爵之尊崇者非是竊考洪武禮制開國以來各
布政司府州縣社稷山川等壇原定行禮獻官以
守禦武臣爲初獻文臣爲亞獻終獻洪武十四年
聖祖命今後祭祀以文職長官通行三獻禮武官
不與祭禮部臣言官有職掌禮貴誠一古之刑官
尚不使與祭而況兵又爲刑之大者乎不令武官
與祭所以嚴事神之道而達幽明之交也著在禮
制頒行天下今百餘年矣臣請朝廷遇有遣官攝
祭亦準此制而以禮官行事庶合周官大宗伯王
不與則攝位之文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

臣按明則有禮樂禮樂乃人道之所宜固所當務
也幽則有鬼神鬼神之理微妙難名以爲有耶則
視無形而聽無聲以爲無耶則洋洋乎如在其上

如在其左右神之格思不可度思固不可不致其
敬尤不可不致其嚴敬而嚴則能敬而遠之矣
中庸曰郊社之禮所以祀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
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
掌乎

臣按祭祀之道曰仁曰孝曰誠曰敬而已四者皆
出於心治天下之本端有在於是是一祭祀之間而
治天下之道具於此故曰明乎此者治國其如視
諸掌乎

朱熹曰天有顯道厥類惟彰作善者降之百祥作不
善者降之百殃是以人之禍福皆其自取未有不爲
善而以諂禱得福者也未有不爲惡而以守正得禍
者也而況帝王之生實受天命以爲郊廟社稷神人
之主苟能修德行政康濟兆民則災害之去何待於
禳福祿之來何待於禱如其反此則獲罪於天人怨
神怒雖欲辟惡鬼以來真人亦無所益又況先王制
禮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報本享親皆有常典牲器時
日皆有常度明有禮樂幽有鬼神一理貫通初無間
隔苟禮之所不載即神之所不享是以祭非其鬼即
爲淫祀淫祀無福經有明文非固設此以禁之乃其
理之自然不可得而易也其或恍惚之間如有影響
乃是心無所主妄有憂疑遂爲巫祝妖人乘間投隙
以逞其姦欺誑惑之術其術既行則其爲禍又將無
所不至古今以此坐致亂亡者何可勝數其監非遠
苟非致精學問以明性命之理使此心洞然無所疑
惑當有即有當無即無則亦何据以秉禮執法而絕
妖妄之源乎先王之政執左道以亂政假鬼神以疑

衆者皆必誅而不以聽其慮深矣然傳有之明於天地之性者不可惑以神怪明於萬物之理者不可罔以非類則其爲妄蓋亦不甚難察

臣按朱熹上封事於其君此其所謂明義理以絕神姦者也蓋義理明則此心洞然無所疑惑故於所當祭者祭之而不疑於其所不當祭者絕之而不惑其間所謂致精學問一語真誠明義理之要也義理苟明則天地之性萬物之理昭晰於心目之間而神怪非類不能惑而罔之矣

祀典總部藝文一

太常箴

漢揚雄

翼翼太常實爲宗伯穆穆靈祇寢廟奕奕稱秩元祀班於羣神我祀既祇我黍孔蠲匪愆匪忒公尸攸宜弗祈弗求惟德之報不矯不誣庶無罪悔昔在成湯葛爲不弔棄禮慢祖夔子不祀楚師是虜魯人躋僂臧文不悟文墮太室桓納郤路災降二宮用誥不祧故聖人在位無曰我貴慢行繁祭無曰我材輕身特巫東鄰之犧牛不如西鄰之麥魚秦殞望夷隱懿鍾巫常臣司宗敢告執書

祭祀志論

後漢書

臧文仲祀爰居而孔子以爲不知漢書郊祀志著自秦以來迄於王莽典祀或有未修而爰居之類衆焉世祖中興獨除非常修復舊祀方之前事邈殊矣嘗聞儒言三皇無文結繩以治自五帝始有書契至於三王俗化彫文詐僞漸興始有印璽以檢姦萌然而未有金玉銀銅之器也自上皇以來封泰山者至周七十二代封者謂封土爲壇柴祭告天代興成功也

禮記所謂因名山升中於天者也易姓則改封者著一代之始明不相襲也繼世之王巡狩則修封以祭而已自秦始皇孝武帝封泰山本由好僞信方士之言造爲石檢印封之事也所聞如此雖誠天道難可度知然其大較猶有本要天道實誠約而不費者也故牲有懷器用陶匏始將無事於檢封之間而樂難攻之石也且唯封爲改代故曰岱宗夏康周宣由廢復興不聞改封世祖欲因孝武故封實繼祖宗之道也而梁松固爭以爲必改乃當夫既封之後未有福而松卒被誅死雖罪由身蓋亦誣神之咎也且帝王所以能大顯於後者實在其德加於民不聞其在封矣言天地者莫大於周易無六宗在中之象若信爲天地四方所宗是至大也而比太社又爲失所難以爲誠矣

祭祀志贊

同前

天地禋郊宗廟享祀咸秩無文山川具止淫乃國紊典惟聖紀肇自盛敬執崖厥始

答齋議

蔡邕

詔名尚書問立春當齋迎氣東郊尚書左丞馮方毆殺指揮使於尚書西祠可齋否得無不宜具對議郎臣蔡邕博士任敏死罪對按禮上帝之祠無所爲廢齋者所以致齋不敢渙散其意官室至大指使至微不在齋潔之處元和詔禮無免齋宜以自潔靜交神明本無嫌間祠室又寬可齋無疑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夫齋以恭奉明祀文王所以懷福無有不宜臣臣敏愚慙死罪

禋祀論

唐李德裕

聖人曰丘之禱久矣又曰祭則受福豈非聖人與天地合德與鬼神合契無所請禱而禱必感通唯牧伯之任不可廢也失時不雨稼穡將枯閉閣責躬百姓不見若非過走羣望則皆謂太守無憂人之意雖在吹歎不絕歎音余前在江南毀淫祠一千一十五所謂不詔神黷祭矣然歲或大旱必命掾屬祈請積旬無效自躬行未嘗不零雨隨車或當害而應其術無他唯至誠而已將與祭必間居三日清心齋戒雖禮未申於河酌而意已接於神明所以理郡八年歲皆大稔江南黎庶謳謠至今古人乃有剪爪致詞積薪自誓精誠上達雨必滂沱此亦至誠也苟誠能達天信能及物焉用以肌膚自苦焦爛爲期動天地感鬼神莫尚於至誠故備物不足報功輪祭所以受福余以爲人患不誠天之去人不相遠矣

監祭使壁記

柳宗元

禮檀弓曰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是必禮與敬皆足而後祭之義行焉周禮祭僕視祭祀有司百官之戒具誅其不敬者漢以待御史監祠唐開元禮凡大祠若干中祠若干咸以御史監視祠官有不如儀者以聞其刻印移書則曰監祭使寶應中九異其禮更號祠祭使俄復其初又凡制供祠之吏雖當齋戒得以決罰由是禮與敬無不足者聖人之於祭祀非必神之也蓋亦附之教焉事於天地示有尊也不肅則無以敬敬事於宗廟示廣孝也不肅則無以教愛事於有功烈者示報德也不肅則無以勸善凡肅之道自法制始奉法守制由御史出者也故將有事焉則祠部上其日吏部上

其官奉制書以來告然後頒於有司以謹百事太常修其禮光祿合其物百工之役先一日咸至於祠而考閱焉御史會公卿有司執簡而臨之故其案盛牲牢酒醴菜果之饌必實於庖廚鐘鼓笙琴瑟琴瑟擊之樂篳篥綴兆之數必具於庭內樽彝盥洗俎豆醴學之器必潔於壇堂之上奉奠之士贊禮之童樂工舞師泊執役而衛者咸列數其實設筆擗於堂下以修官刑而羣吏莫敢不備物羅奏讀於几上以嚴天憲而衆官莫敢不盡誠而祭之日先升立於西階之上以待卒事其禮之周旋樂之節奏必用知之退而視其燔柴瘞埋終之以敬也居常則飭四方視貢之物以時登於王府服器之修具祠宇之繕理牛羊毛繇之節王宮御廩之實畢備而聽命焉舊以監察御史之長居是職貞元十九年十二月御史多闕余班在三人之下進而領焉明年中山劉禹錫始復舊制由禮與敬以臨其人而官事益理制令有不宜於時者必復於上革而正之於是始爲記求於簿書得是職者若干人書焉

祭法天道賦

宋文彥博

稽立言於往典考至德於明君承大祭以無忒法高穹而有聞初祀爲儀隨時之義寧爽蕤縠致潔用天之道爰分昔者明王之君子著誠將格於祖考昭孝遂嚴於禮祀必防黷祭之失乃協奉先之美所以法乾造以無違順天時而有紀外盡物而內盡志既表倭然春日禘而秋曰嘗皆符倬彼禮無違者神其饗之順寒暑往來之節感陰陽代謝之宜簠簋斯陳休惕於履霜之候黍稷是薦齋莊於濡露之時然則

域中四大實本於天禮有五經莫崇乎祭伊祭典之克舉與天道而相契不疎不數爰遵奉若之規是享是宜蓋得欽崇之制是知威儀抑抑夙夜兢兢將惟馨而是薦在無變以爲能感於神明舉十倫而寅奉行其典禮循四序以欽承故得愉愉之忠是伸穫穰之福可納或宗祀之忘棄則禍淫而暗合不然則何以歲祈百穀涓辰日以郊耕君主五行體盛衰而祖臘則知將制其祭必本於天於以表乎思孝於以示乎承乾率神而從固未彰於純嘏被袞以象可同致於吉錫俸乎潔彼踐履具其蘊藻欲恭致於薦享皆冥符於穹昊是則葛伯之爲仇焉知天道

祭祀志序

元史

禮之有祭祀其來遠矣天子者天地宗廟社稷之主於郊社禘嘗有事焉以其義存乎報本非有所爲而爲之故其禮貴誠而尚質務在反本循古不忘其初而已漢承秦弊郊廟之制置周禮不用謀議巡守封禪而方士祠官之說典兄弟相繼共爲一代而統緒亂迨其季世乃合南北二郊爲一雖以唐宋盛時亦莫之正蓋未有能反其本而求之者彼籩豆之事有司所職又豈足以盡仁人孝子之心哉元之五禮皆以國俗行之惟祭祀稍稽諸古其郊廟之儀禮官所考日益詳慎而舊禮初未嘗廢豈亦所謂不忘其初者歟然自世祖以來每難於親其事英宗始有意親郊而志弗克遂久之其禮乃成於文宗至大間大臣議立北郊而中輟遂廢不講然武宗親享於廟者三英宗親享五晉王在帝位四年矣未嘗一廟見文宗以後乃復親享豈以道釋禱祠薦禱之盛竭生民

之力以營寺宇者前代所未有有所重則有所輕歟或曰北墀之俗敬天而畏鬼其巫祝每以爲能親見所祭者而知其喜怒哀故天子非有祭於幽明之故禮俗之辨則未能親格豈其然歟自憲宗祭天日月山追崇所生與太祖並配世祖所建太廟聖伯木赤察合帶皆以家人禮祔於列室既而太宗定宗以世天下之君俱不獲廟享而憲宗亦以不祀則其因襲之弊蓋有非禮官之議所能及者而況乎不禩所受國之君而兄弟共爲一世乃有徵於前代者歟夫郊廟國之大祀也本原之際既已如此則中祀以下雖有闕略無足言者其天子親遣使致祭者三日社稷曰先農曰宣聖而嶽鎮海瀆使者奉璽書即其處行事稱代祀其有司常祀者五日社稷曰宣聖曰三皇曰嶽鎮海瀆曰風師雨師其非通祀者五日武成王曰古帝王廟曰周公廟曰名山大川忠臣義士之祀曰功臣之祀而大臣家廟不與焉其儀皆禮官所擬而議定於中書曰星始祭於司天台而回司天台遂以祭星爲職事五福太乙有壇時以道流主之皆所未詳凡祭祀之事其書爲太常集禮而經世大典之禮典篇九備參以累朝實錄與六條政類序其因革錄其成制作祭祀志

明郊社宗廟聖廟三禮總敘

明章潢

太祖勤民育物敬共明神博考經誼釐正祀典二丘始分而中合四廟先異而後同明堂肇於周經我則郊焉而侑仁祖太公遺於漢寢我則廟焉而祔宗人有其舉之至存佛老之宮無可考矣寧缺禘嘗之義蓋其酌今古通幽明絕地天和上下時因而因或沿

於七代時革而革可考於三王股股乎秩秩乎撫世
宜民神道設教不可以有加矣當時議禮之臣李善
長宋濂詹同陶安崔亮牛諒陶凱朱升樂韶鳳諸君
子皆能尋則夷形取法幸渙條章品式以授祠官雖
損之益之未必盡復古先聖王之舊而仰贊聖猷一
洗汚俗凡其矯誣妖誕褻鄙侵黷奇袤巫覡諸不在
祀典者莫不峻制而曲防之必欲吞三禮於四嶽俟
兩生於百年迂遠而關於事情矣則聖相承式遵成
憲建文撤仁祖而郊高皇仁宗因高皇而進成祖迨
至憲宗升祔有祧寢之議孝穆登壇有奉慈之議情
文恩義不得不然也其他稍有注措不過徵文細故
之間而已世宗皇帝天德高明聖學純邃孜孜三三
休洽百神郊禘廟祧社稷祿享帝王聖師雲雨風雷
嶽鎮海瀆農蠶醫牧老君仙子山公水伯司舟宗匠
靡神不舉商宗彤日徒云豐昵周王雲漢僅爾弭災
孰若世宗皇帝發九世之積德而垂萬祀之常經也
嗚呼盛矣

祀典總部藝文二

侍宴華光殿曲水奉勅爲皇太子作

齊謝朓

禮行郊社人神受職寶效山川鱗羽變色元塞北靡
丹微南極浮氤駕風飛沫登陟

州城西園入齋祠社

陳陳叔達

升壇預潔祀詰早肅分司達氣風霜積登光日色遲
農教先八政陽和秩四時祈年服垂冕告幣動寒帷
瘞地尊餘奠燔天庶有資椒蘭卒清酌簠簋徹香其

折俎分歸昨充庭降受釐方憑知禮節況奉化雍熙
尚書省受誓誠 唐儲光義
皇家有恆憲齋祭崇明祀嚴車伊洛間受誓文昌裏
沈沈雲閣見稍稍城鳥起曙色照衣冠虛堂鳴劍履
徘徊念私覲悵望臨清汜

和夏選部齋宿韻

明劉昌

江郭風濤急晚春薄寒消息上梧桐憂添白髮三千
丈夢歷瓊樓十二重龍氣誰占衝斗劍鯨聲又起隔
煙鐘無媒不用逢人嘆且自同歌漢業豐

其二

寂寂寒窗隔市春嶂陽秋思滿孤桐山中習靜僧多
感海上求仙路幾重涼月九門開刻漏晴雲雙闕夢
朝鐘受釐誰得君王賜應是從容奏歲豐

其三

清齋孤悄坐更闌燈下涼風響影寒建業曾勞三尺
劍求仙何用七星壇月明樓影翔丹鳳雲爛蕭聲叫
紫鸞歲晏江空身萬里有才不信濟時難

其四

老鶴無聲近石闌湘簾高捲夜堂寒貂聯官列風生
坐珮引仙仙流月滿壇見說千金求駿馬空憐一腐笑
鵝鸞移燈催草昇平策萬里天門欲獻難

祀典總部紀事

漢書郊祀志少昊之衰九黎亂德民神雜擾不可放
物家爲巫史享祀無度黷齊明而神弗獨嘉生不降
禍災荐臻莫盡其氣

周公相成王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
配上帝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天子祭天下名
山大川懷柔百神咸秩無文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
侯而諸侯祭其疆內各山大川大夫祭門戶井竈中
雷五祀士庶人祖考而已各有典禮而淫祀有禁
桓譚新論昔楚靈王驕逸輕下簡賢務鬼信巫祝之
道齋戒潔鮮以配上帝羣神躬執羽帔起舞壇前吳
人來攻其國人告急而靈王鼓舞自若顧應之曰寡
人方祭上帝樂明神當蒙福佑焉不敢赴救而吳兵
遂至俘獲其太子及后姬以下

國語楚昭王問於觀射父曰周書所謂重黎實使天
地不通者何也若無然民將能登天乎對曰非此之
謂也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惱貳者而又能齊
肅衷正其知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
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覲
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處位次主而爲之牲器時服
而後使先聖之後之有光烈而能知山川之號高祖
之主宗廟之事昭穆之世齊敬之勤禮節之宜威儀
之則容貌之崇忠信之質禮潔之服而敬恭明神者
以爲之祀使名姓之後能知四時之生犧牲之物玉
帛之類采服之儀彝器之量次主之度屏攝之位壇
場之所上下之神氏姓之出而心率舊典者爲之宗
於是乎有天地神民類物之官謂之五官各司其序

不相亂也民是以能有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異業敬而不瀆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禍災不至求用不匱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爲巫史無有要質民匱於祀而不知其福烝享無度民神同位民瀆齊盟無有嚴威神狎民則不獨其爲嘉生不降無物以享禍災荐臻莫盡其氣顛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爲絕地天通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興之以至於夏商故重黎氏世牧天地而別其分主者也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時失其官守而爲司馬氏龍神其祖以取威於民曰重實上天黎實下地遭世之亂而莫之能禦也不然夫天地成而不變何比之有

子期祀平王祭以牛俎於王王問於觀射父曰祀牲何及對曰祀加於舉天子舉以大牢祀以會諸侯舉以特牛祀以大牢卿舉以少牢祀以特牛大夫舉以特牲祀以少牢士食魚炙祀以特牲庶人食菜祀以魚上下有序民則不慢王曰其小大何如對曰郊禘不過繭栗烝嘗不過把握王曰何其小也對曰夫神以精明臨民者也故求備物不求豐大是以先王之祀也以一純二精三牲四時五穀六律七事八種九祭十日十二辰以致之百姓千品萬官億醜兆民經入咳數以奉之明德以昭之齋聲以聽之以告偏至則無不受休毛以示物血以告殺接誠拔取以獻具爲齊敬也敬不可久民功不堪故齊肅以承之王曰芻豢幾何對曰遠不過三月近不過浹日王曰祀不

可以已乎對曰祀所以昭孝思民撫國家定百姓也不可以已夫民氣縱則底底則滯滯久不震生乃不殖是用不從其生不殖不可以封是以古者先王日祭月享時類歲祀諸侯舍日卿大夫舍月士庶人舍時天子備祀羣臣品物諸侯祀天地三辰及其土之山川卿大夫祀其禮士庶人不過其祖日月會於龍甓土氣含收天明昌作百嘉備舍羣神頒行國於是乎烝嘗家於是乎嘗祀百姓夫婦擇其令辰奉其犧牲敬其盥盛潔其糞除慎其采服禮其酒醴帥其子姓從其時享虔其宗祝道其順辭以昭記其先祖肅肅濟濟如或臨之於是乎合其州鄉朋友婚姻比爾兄弟親戚於是乎弭其百苛始其譏謚合其嘉好結其親暱億其上下以申固其姓上所以教民度也下所以昭事上也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王后必自舂其粢諸侯宗廟之事必自射其牛刲羊擊豕夫人必自舂其盛況其下之人其誰敢不戰戰兢兢以事百神天子親舂禘郊之盛王后親練其服自公以下至於庶人其誰敢不齊肅恭敬致力於神明所以攝固者也若之何其舍之也王曰所謂一純二精七

事者何也對曰聖王正端冕以其不違心帥其羣臣精物以臨監享祀無有苛慝於神者謂之一純玉帛謂二精天地民及四時之務爲七事王曰三事者何也對曰天事武地事文民事忠信王曰所謂百姓千品萬官億醜兆民經入咳數者何也對曰民之微百官王公之子弟之質能言能聽徹其官者而物賜之姓以監其官是爲百姓姓有微品十於王謂之千品五物之官陪屬萬爲萬官官有十醜爲億醜天子之

田九畝以食兆民王取經入焉以食萬官說苑魯公索氏將祭而亡其牲孔子問之曰公索氏比及三年必亡矣後一年而亡弟子問曰昔公索氏亡牲夫子曰比及三年必亡矣今期年而亡夫子何以知其將亡也孔子曰祭之爲言索也索也者盡也乃孝子所以自盡於親也至祭而亡其牲則餘所亡者多矣吾以此知其將亡也

漢書郊祀志武帝時既減兩粵粵人男之言粵人俗鬼而其祠皆見鬼數有效昔東甌王敬鬼壽百六十歲後世怠嫚故衰耗迺命粵巫立粵祝祠安臺無壇亦祠天神帝百鬼而以雞卜上信之粵祠雞卜自此始

蕭何傳武帝元符中復下詔御史以鄮戶二千四百封何曾孫慶爲鄮侯慶則子也薨子壽成嗣坐爲太常犧牲瘦免

後漢書周澤傳澤性簡忽威儀頗失宰相之望數月復爲太常清潔循行盡敬宗廟常臥病齋宮其妻哀澤老病闕問所苦澤大怒以妻干犯齋禁遂收送詔獄謝罪當世疑其詭激時人爲之語曰生世不諧作太常妻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

蔡邕傳熹平六年七月制書引咎詰羣臣各陳政要所當施行邕上封事曰臣聞天降災異緣象而至辟歷數發殆刑誅繁多之所生也風者大之號令所以教人也夫昭事上帝則自懷多福宗廟致敬則鬼神以著國之大事實先祀典天子聖躬所當恭事臣自在宰府及備朱衣迎氣五郊而車駕稀出四時至敬屢委有司雖有解除猶爲疎廢故皇天不悅顯此諸

異謹條宜所施行七事表左一明明堂月令天子以四立及季夏之節迎五帝於郊所以導致神氣祈福豐年清廟祭祀追往孝敬養老辟雍示人禮化皆帝者之大業祖宗所祇奉也而有司數以蕃國疎喪宮內產生及吏卒小汚屢生忌故竊見南郊齋戒未嘗有廢至於他祀輒與異議豈南郊卑而他祀尊哉孝元皇帝策書曰禮之至敬莫重於祭所以竭心親奉以致肅祇者也又元和故事復申先典前後制書推心懇惻而近者以來更任太史忘禮敬之大任禁忌之書拘信小故以虧大典禮妻妾產者齋則不入側室之門無廢祭之文也所謂宮中有卒三月不祭者謂士庶人數塔之室共處其中耳豈謂皇居之曠臣妾之衆哉自今齋制宜如故典庶答風霆災妖之異中說陳叔達問事鬼神之道子曰敬而遠之問祭子曰何獨祭也亦有祀焉有祭焉有享焉三者不同古先聖人所以接三才之奧也達茲三者之說則無不至矣叔達悅其首

唐書王璵傳王璵者方慶六世孫元宗在位久推崇老子道好神仙事廣修祠祭靡神不祈璵上言請築壇東郊祀青帝天子入其言擢太常博士侍御史爲祠祭使璵專以祠解中帝意有所讓祓大抵類巫覡肅宗立累遷太常卿又以祠禱見寵帝嘗不豫太卜建言祟在山川璵遣女巫乘傳分禱天下名山大川巫皆盛服中人護領所至于託州縣路遺狼藉李國禎者以術士顯廣德初建言唐家仙系宜崇表福區招致神靈請度昭應南山作天華上官露臺大地婆父祠并三皇道君太古天皇中古伏羲女媧等

各爲堂皇給百戶掃除又卽義扶谷故淑祠龍置房宇有詔從之昭應令梁鎮上疏切諫以爲有七不可天地之神推之尊極者掃地可祭精意可享今廢先王之典爲人所福福未至而人已困又違神虐人何從而致福邪宗廟月無三祭此不宜然婆父之鄙語不經見若爲地建廟廟上天必貽向背之責夫淑者龍所託耳今淑竭已久龍安所存不宜崇去龍之穴破生人之產若三皇五帝道君等兩京及所都各有宮廟春秋彝饗此復營造是謂瀆神夫休咎豐凶本於五事不在山川百神明矣卽効國禎等動衆則得人興工則獲利祭祀則受胙主執則市權營罔天聽負抱桑梓道路相望無時而息人神胥怨災孽並至臣昨受命有所安輯陛下許以權宜今所興造臣謹以便宜悉停帝從之

宋史邵亢傳從父必字不疑同知太常禮院天子且親祠執事者習禮壇下必言周官大宗伯凡王之禘祠肆儀爲位鄭康成釋云若今肆司徒府古禮如此今卽祠所習之爲不敬乃徒於尚書省

顏復傳復字長道魯人顏子四十八世孫也元祐初爲太常博士請改正祀典凡十議緯曲學汚條陋制道流醺謝術家厭勝之法一切芟去俾大小羣祀盡合聖人之經爲後世法

韓駒傳駒字子蒼仙井監人少有文稱政和初以獻頌補假將仕郎賜進士出身爲著作郎校正御前文籍言國家祠事歲一百十有八用樂者六十有二舊撰樂章辭多抵牾於是召三館士分撰親祠明堂圓丘方澤等樂曲五十餘章多駒所作

李燾傳燾字仁甫眉州丹稜人擢進士第乾道三年召對除禮部郎中言中興祭禮未備請以開寶通禮嘉祐因革禮政和新儀令太常寺參校同異修成祭法

金史世宗本紀大定十八年三月乙巳命戊邊女直人遇祭祀許自造酒

元史虞集傳集以病免未幾除太常博士丞相拜住方爲其院使間從集問禮器祭義甚悉集爲言先王制作以及古今因革治亂之由拜住嘆息益信儒者有用

圖書編三祀有昔嘗舉行而今罷者曰大禘曰大亨曰祈穀曰雩曰帝社稷曰神祇曰先聖先師曰先蠶曰金海大禘蓋行於嘉靖十五年於時羣臣皆請禘德祖上不從或曰禘顓頊上亦不從曰可稱皇初祖帝神勿主名五歲一禘於太廟而奉太祖配焉先一日令中書官書皇初祖帝神牌位於太廟至日設太廟殿中祭畢燎牌位尋罷

祀典總部雜錄

禮稽命徵天子祭天地宗廟六宗五岳得其宜則五穀豐雷雨時至四夷貢物

祭五岳四瀆得其宜則黃雀見

論衡魯文公逆祀去者三人定公順祀叛者五人貫於俗者則謂禮爲非曉禮者寡則知是者稀

凡祭祀之義有二一曰報功二曰修先報功以勉力修先以崇恩也

拾遺記春皇庖犧庖者包也言包含萬象以犧牲登

薦於百神民服其聖故曰包犧

袁准正論國之大祭有五禘祫郊祖宗報此五者禮之大節也

玉海古者祀天地日月神祇皆有燎壇以行事

陳祥道禮書君子以義處禮則祭不致於數煩以仁處禮則祭不致於疏忽

蠡海集或問家禮廟祭之用炙肝者何義答曰肝乃魂之藏用肝所以表其魂也炙之者以陽而感召之也祭禮皆薦生而魚獨用羹者何蓋魚乃水族陰之屬也羹之則為陽陽以致陰之謂也

雲麓漫抄翟公撰祭儀謂或祭於昏或祭於旦非是當以鬼宿渡河為候其意出於洞微志返魂香事是捨三代聖人之說取不根之言可乎

夢溪筆談祭禮有腥燂熟三獻舊說以謂腥燂燂備太

古中古之禮予以為不然先王之於死者以之為無知則不仁以之為有知則不智薦可食之熟所以為

仁不可食之腥燂所以為智又一說腥燂以鬼道接之饋食以人道接之致疑也或謂鬼神嗜腥燂此雖

出於異說聖人知鬼神之情狀或有此理未可致詰

鄉幾雜誌國朝諸祠牲牢之數不等七室共一羊豕

后廟溫成亦一羊豕蜡享百神亦然然行事有滑稽者謂其分張之微謂之迎衛也

鼠璞東坡年譜載程蘇當致齋廚裏造食葷素蘇令

辦葷程令辦素蘇謂致齋在心豈拘葷素為劉者左

祖時館中附蘇者令辦葷附程者令辦素予謂不然齋之禁葷見於法令乃禁五辛慮耗散人之氣間其精誠與禁飲酒聽樂嗜欲悲哀一同欲其致一之妙

通於神明耳二公未免以葷為魚肉徒有是非之辯莊子載顏回不飲酒不茹葷謂祭祀之齋是也

日知錄古之於喪也有重於祔也有主以依神於祭也有尸以象神而無所謂像也左傳言嘗於太公之

廟麻嬰為尸孟子亦曰弟為尸而春秋以後不聞有尸之事宋玉招魂始有像設君室之文尸禮廢而像

事興蓋在戰國之時矣朱子白鹿洞書院只作禮殿依開元禮臨祭設席不立像

祀典總部外編益都耆舊傳蜀郡張寬字叔文漢武帝時為侍中從

祀甘泉至渭橋有女子浴於渭水乳長七尺上怪其異遣問之女曰帝後第七車知我所來時寬在第七

車對曰天星主祭祀者齋戒不嚴則女人星見拾遺記冀州之西二萬里有孝養之國善養禽獸入

海取虬龍育於園室以充祭祀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經濟彙編禮儀典

第一百四十七卷目錄

天地祀典部彙考一

上古太昊伏羲氏一則
黃帝有熊氏一則
炎帝神農氏一則
帝嚳高辛氏一則

陶唐氏帝堯一則

有虞氏舜一則

夏禹一則

殷總一則

周一總一則

禮儀典第一百四十七卷

天地祀典部彙考一

上古

太昊伏羲氏始制郊禪

按史記補三皇本紀不載 按路史太昊伏羲氏爰與神鼎制郊禪

炎帝神農氏崇郊祀以大報天地

按史記補三皇本紀不載 按路史炎帝神農氏爰崇郊祀封岱禪云以大報而天下治

注封禪之典郊丘之制也其興亦已久矣故曰義農之郊曰禪後代之所守也或以爲起于黃帝失之

黃帝有熊氏作合宮以祀上帝

按史記五帝本紀不載 按通鑑外紀帝廣宮室之制遂作合宮以祀上帝接萬靈布政教焉

帝顓頊高陽氏作五基六經之樂以調陰陽享上帝命曰承雲

按史記五帝本紀不載 按路史云云

帝嚳高辛氏以日至設兆南郊備禮樂以事上帝

按史記五帝本紀不載 按路史帝嚳高辛氏以日至設丘兆于南郊以祀上帝日月星辰繫其祭服備其帷帳陳之圭幣薦之黑緇命咸黑典樂爲聲歌作九招制六列五聲享上帝以中營

陶唐氏

帝堯制咸池之舞經首之詩作廟立府以享上帝先祖五帝

按史記五帝本紀不載 按路史帝堯陶唐氏制咸池之舞而爲經首之詩以享上帝命之曰大成

注樂動聲儀云黃帝樂曰咸池而大司樂以咸池祀地而夏又夏至至于方澤奏之堯蓋用黃帝之樂大成樂章有經首之類莊子所謂中于經首之會者教國子舞大成注云堯樂也

作七廟立五府以享先祖而祀五帝

注杜佑云唐虞祀五帝于五府牛弘云黃帝合宮堯五府皆明堂也書帝命驗云帝者承天立五府以尊天象倉曰靈府亦曰文祖黃曰神計白曰顯紀黑曰元矩注唐虞之天府夏世室同矣

有虞氏

舜攝位類于上帝始行禘郊

按書經舜典肆類于上帝

傳肆遂也類謂攝位事類遂以攝告天及五帝王云上帝天也馬云上帝太一神在紫微宮天之最尊者 正義曰肆是縱緩之言此因前事而行後事故以肆爲遂也類謂攝位事類既知攝當天心遂以攝位事類告天帝也此類與下禮望相次當

爲祭名詩云是類是禋周禮肆師云類造上帝禮王制云天子將出類乎上帝所言類者皆是祭天之事言以事類而祭也周禮小宗伯云天地之大裁類社稷則爲位是類之爲祭所及者廣而傳之類謂攝位事類者以攝位而告祭故類爲祭名周禮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是昊天上帝更有五上帝可以兼之故以告天及五帝也鄭元篤信識緯以爲昊天上帝謂天皇大帝北辰之星也五帝謂靈威仰等太微宮中有五帝座星是也如鄭之言天神有六也家語云季康子問五帝之名孔子曰天有五行金木水火土分時化育以成萬物其神謂之五帝王肅云五行之神助天理物者也孔意亦當然矣 傳周禮肆師類造于上帝註云郊祀者昊天上帝之常祭非常祀而祭告于天其禮依郊祀爲之故曰類如泰誓武王伐商王制言天子將出皆云類于上帝是也

按禮記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

夏

夏郊以鯀配

按禮記祭法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禹

殷

殷郊以冥配

按禮記祭法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

注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此禘謂祭昊天於圜丘也祭上帝於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祖宗通言耳有虞氏以上尚德禘郊祖宗

配用有德者而已自夏以下稍用其姓代先後之
次有虞氏夏后氏宜郊顓頊殷人宜郊契郊祭一
帝而明堂祭五帝小德配稷大德配衆亦禮之殺
也注石梁王氏曰此四代禘郊祖宗諸經無所見
多有可疑難以緯書愈紛錯矣 劉氏曰虞夏殷
周皆出黃帝黃帝之曾孫曰帝嚳嚳則帝嚳之子
也黃帝至舜九世至禹五世以世次言堯禹兄弟
也按詩傳姜嫄生稷爲后稷簡狄生契爲司徒稷
契皆堯之弟契至冥六世至湯十四世后稷至公
劉四世至太王十二世四代禘郊祖宗之說鄭氏
謂經文差互今以成周之禮例而推之有天下者
立始祖之廟百世不遷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祭
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則虞夏皆當以顓頊
爲始祖而禘黃帝於顓頊之廟祭天於郊則皆當
以顓頊配也殷當以契爲始祖而禘帝嚳於契廟
郊則當以契配也至於祖有功而宗有德則舜之
會祖句芒嘗有功可以爲祖今既不祖之矣舜腹
頑而無德非所得而宗者故當禘嚳而宗堯也蓋
舜受天下於堯堯受之於嚳故堯授舜而舜受終
于文祖蘇氏謂即嚳廟也舜授禹禹受命于神宗
即堯廟也即是可以知虞不祖句芒而祖嚳不宗
舜腹而宗堯也明矣先儒謂配天必以始祖配帝
必以父以此宗字即爲宗祀明堂之宗故疑舜當
宗舜腹不當宗堯竊意五帝官天下自虞以上祖
功宗德當如鄭註尚德之說三王家天下則自當
祖宗所親然鯀嘗治水而殛死有以死勤事之功
非替腹比也故當爲祖但不當郊耳冥亦然由

是論之則經文當云有虞氏禘黃帝而郊項祖嚳
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項祖鯀而宗禹殷
人禘嚳而郊契祖冥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
文王而宗武王如此則庶乎其無疑矣大抵祖功
宗德之宗與宗祀明堂之宗不同祖其有功者宗
其有德者百世不遷之廟也宗祀父於明堂以配
上帝者一世而易不計其功德之有無也有虞
氏宗祀之禮未聞借使有之則宗祀替腹以配帝
自與宗堯之廟不相妨但虞不傳子亦無百世不
遷之義耳

周一

周制王有事於天地六官各帥其屬以供祀事
按周禮天官大宰之職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與
其具修

其具修

訂王氏曰五帝五精之君昊天佐之 劉迎曰
誓戒者誓其所當戒者也如所謂前期十日帥執
事而卜日遂戒戒百官以所當奉祭之事恐其不
敬也具修者特具之所當修使無闕事也如所謂
視滌濯贊牲事贊玉幣爵之事皆百官所當修具

鄭康成曰誓戒要之以刑重失禮也明堂位所
謂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是其辭之略也
鄭鈺曰欲奉祀之人致誠而勿慢必有戒誓焉欲
奉祀之物應禮而不闕必有具修焉 王昭禹曰
誓者折以言而使信戒者敬其事而使謹

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
王氏曰記云七日戒三日宿又曰散齋七日以定
之致齋三日以齊之齊之謂齊定之之謂戒散

齊七日致齋三日凡十日也 王昭禹曰祭祀之
禮致其誠而已先王之至誠幽有以達乎鬼神用
卜者所以達鬼神之意也古者卜上辛不吉則卜
中辛中辛不吉則卜下辛下辛不吉則不卜可也
魯四卜郊此春秋所以議之也卜日既定遂戒戒
者所以救其事而使之不敢怠忽也

及執事祗滌濯

賈氏曰及至也儀禮特牲云前祭日之夕視壺濯
及豆籩 王昭禹曰執事之別有二凡預祭祀之
人謂之執事向祭之辰執事之節亦謂之執事此
謂執事蓋及執事之節也 鄭康成曰滌濯謂澆
祭器及飯甌之屬

及納亨贊王牲事

鄭康成曰納亨納牲將告殺謂向祭之晨既殺以
授亨人 賈氏曰禮器云納牲詔於庭殺訖毛以
告純血以告殺腥其俎豚解以腥之以此說乃納
與亨人燔祭此言納亨者以率牲也明堂位君肉
祖迎牲於門卿大夫贊君贊王牲事者即卿大夫
贊幣一人也

及祀之日贊玉幣爵之事

鄭康成曰日旦明也玉幣所以禮神玉與幣各如
其方之色爵所以獻齊酒不用玉爵尚質也三者
執以從王至而授之 賈氏曰大宗伯以玉作六
器以禮天地四方青圭禮東方赤璋禮南方白琥
禮西方元璜禮北方又曰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
色彼牲幣不是禮神之幣亦云各放其器之色是
其禮神幣與玉亦各如其方之色纂人疏布纂八

尊八尊者五齊三酒之尊也謂至此祀圜丘方澤祭所而授之王親自執玉幣奠於神座親酌以獻尸也 王氏詳說曰考之大宗伯非惟文之先後與此不同而其事之輕重亦不同大宗伯曰祀大神享大鬼祭大司帥執事而卜日此則曰祀五帝而繼之以卜日豈非五帝之祀爲重乎大宗伯曰宿祗滌濯此則曰祗滌濯蓋滌濯之事宗伯先期而祗之太宰至期而祗之豈非以滌濯之事爲微乎大宗伯曰省牲饌此則曰納亨饗王牲事者蓋君肉袒迎牲於門卿大夫贊君是贊其殺牲之事也宗伯則省其饌而已豈非以贊牲之事爲大乎

大宗伯曰泄玉鬯此則曰贊玉幣爵是贊爵而不贊鬯也蓋玉鬯用之於宗廟此則曰祀五帝則是祭天無祿也豈不以贊爵之重於泄鬯乎大宗伯曰奉玉盞此則止於贊牲是贊牲而不贊盞也蓋祭祀以牲爲大而盞盛大之故小宗伯之職以毛六牲使五官共奉之辨六盞使六宮之人共奉之則牲之大於盞也明矣太宰雖不預於奉牲而特預於贊牲豈不以贊牲之重於奉盞乎大宗伯曰祀大神享大鬼祭大司此則曰祀大神亦如之享先王亦如之蓋宗伯禮官也掌建天地神人鬼之禮故正而各之太宰特嚴重其事而已初無預於正名之事豈非以太宰之職爲尊

祀大神亦如之享先王亦如之贊玉凡玉爵

鄭康成曰大神示天地也 王昭禹曰凡在天者五帝星辰皆神也故昊天爲大神凡在地者社稷山川皆示也故澤中之所祭爲大司 賈氏曰謂

冬至祭天於圜丘夏至祭地於方澤亦如之者自百官胥戒已下至贊幣皆知祀五帝之禮 賈氏曰別言贊玉凡玉爵則天地不用玉凡玉爵也酒正凡祭祀以法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大祭三貳中祭再貳小祭壹貳皆有酌數唯齊酒不貳皆有器量

賈氏曰五齊五尊三酒三尊故云八尊此除明水元酒若五齊加明水三酒加元酒此八尊爲十六尊不言者舉正尊也先鄭謂大祭天地中祭宗廟下祭五祀其實天地自有大祭小祭宗廟亦有次小後鄭之說皆據司服六冕差之也

掌次王旅上帝則張氈案設皇邸

王氏詳說曰天神曰祀祀之者又非一而足以所告之事言之則爲類類於上帝是也以所達之氣言之則爲禮克禋克祀是也以非常之禮言之則爲旅大旅上帝是也以備物之禮言之則爲饗享帝於郊是也旅之名又不一而獻旅上帝謂之旅五帝亦謂之旅旅泰山亦謂之旅旅四望亦謂之旅 王昭禹曰有故而祭祀謂之旅旅大司國有故而旅上帝及四望則大旅以有大故會衆神而祭也旅之爲言衆也陳也會衆神而陳其所遭之故焉前輩疑此祀帝而不及地何也蓋天地當合祭初無圜丘方澤之異如詩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 陳氏曰禮器曰一獻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是則大旅之禮又不若祀天 鄭鐸曰張鼐爲案設皇於邸氈之爲物無經無緯則不尚乎文非纖非紆則無事於功皇之爲

物五色具備則其體有文中律呂音則其聲有度案者王所託用氈以張之見其內之所憑依者皆本純質以爲體邸用皇羽以覆之見其外之所表見者又用文彩以爲儀內質而外文格上帝之道莫過乎是

司裘掌爲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

鄭司農曰大裘黑羔裘服以祀天示質也 鄭鐸曰冬至祭天於圜丘王服大裘以黑羔爲之說者謂黑者北方之色以象道也羔之爲物羣而有禮以象禮也格天當以道事天當以禮此所以服黑羔之裘不曰羔裘而曰大裘唯天爲大也嘗考司服之職曰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郊特牲曰郊之日王被袞以象天戴冕璫十有二旒自司服觀之則祀天之時服袞而戴冕自特牲觀之則被袞而戴冕今考是官掌爲大裘以祀天與特牲之文不協然記禮之言衣裘皆爲有衣以爲之楊楊覆也爲其褻故必覆之其說以爲表裘不入公門入公門尚不敢況敢表裘以祀天乎冬至之祀以袞故服袞於裘之上則被袞衣裘被袞則同一冕故司服王之服六而冕有五然則特牲言被袞周禮言大裘雖若不協其實一也記禮者有不敢服裘而被冕之義則大裘不楊之文又有大裘冕無旒之論皆不足據也

地官大司徒之職祀五帝奉牛牲羞其肆

鄭康成曰牛能任載地類也奉猶進也 鄭鐸曰或謂祭祀之時大宗伯毛六牲而頒之五官使共奉之牛則奉以司徒何也余以爲六牲之奉非惟

以盡事神之禮蓋使居其官者知其所職之義也牛於五行爲土其性順而易制觀千鈞之牛三尺之童持尺筆而驅之彈而行略不敢違者以其順也司徒掌教所以成天下之大順惟因天下自然之性而教之則大順成而天下治矣祀享之時使奉牛牲始也奉之而進終焉解體而羞之因其事以明其義使知設教之本意也 史氏曰大司徒爲奉牲之長至是不得不奉牛牲也肆者解其牲體而陳之於俎

鄉師之職大祭祀羞牛牲其茅菹

賈氏曰大司徒奉牛牲此羞牛牲佐大司徒也

王昭禹曰言羞不言奉贊其羞不贊其奉也 鄭

鏐曰茅可用以縮酒亦可用以藉 鄭康成曰菹

士虞禮所謂苴荊茅長五寸束之者是也祝設於

几東席上命佐食取黍稷祭於苴三取膚祭祭如

初此所以承祭既祭蓋束而去之守祧職云既祭

藏其隋是歟

鼓人以雷鼓鼓神祀

鄭康成曰雷鼓八面鼓也神祀祀天神也 劉執

中曰按大司樂雷鼓禮天神是鼓神祀也 鄭鏐

曰天神變化無方雷者天之聲故名雷者以鼓神

祀則宜

收人凡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

史氏曰凡祀分陰陽者以天地則天陽而地陰以

日月則日陽而月陰以宗廟則昭陽而穆陰 易

氏曰騂者赤色之盛黝者黑色之微 鄭鏐曰用

騂豈徒色之赤哉必其毛純乎赤用黝豈徒色之

黑哉必欲其毛純乎黑牧人毛之然後五官奉之是禮官之事亦牧人之事 劉氏曰周人尚赤故以騂爲尊 陳氏曰大宗伯牲幣各放其器之色則天以蒼不以騂地以黃不以黝蓋陽祀以騂爲主不必皆騂陰祀以黝爲主不必皆黝牧人所言亦大率而已詩曰來方騂祀以其騂黑則四方有用騂黑者孔子曰犂牛之子騂且角山川其舍諸則山川有用騂者

牛人掌繫祭祀之牲牲祀五帝則繫於牢芻之三月

鄭康成曰牢閑也必有閑者防禽獸觸鬻養牛羊

日芻三月一昨節氣成 王昭禹曰記曰三月繫

又曰帝牲必在滌三月傳曰芻養遠不過三月近

不過旬浹在三月繫於牢之時也

廩人大祭祀則共其接盛

鄭康成曰接讀爲壹扱再祭之扱扱以授春人春

之大祭祀之穀藉田之收藏於神倉者也不以給

小用 易氏曰接猶承也天子親耕藉田以共粢

盛非有司親承之與常穀同何以致敬於鬼神故

甸師以時入之於廩人廩人接之以藏於神倉及

大祭祀之時廩人則共其所接之盛是以春人接

之則春穀而爲米饌人接之則炊米而爲食然後

王者得以親承祭祀其爲敬至矣

春官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以

佐王建保邦國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以禮祀祀

昊天上帝

張氏曰鄭注禮祀則變禮爲煙取其尚臭據洛誥

曰明禋又國語曰精意以享曰禮備觀書傳皆言

禋是清潔致祭之名凡祀天日月星辰風師雨師皆取煙燎不言可知今祀天言禋祀日月言實柴祭天禮重故取禮敬之名以別之鄭不明此意改禋爲煙謬哉 程氏曰孝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天與帝一也天言其體也帝言其主也在郊則言天以其冬至物生之始故祭於圜丘而配以祖陶匏稷秬掃地而祭宗祀言上帝以季秋物成之時故祭於明堂而配以父以宗廟之禮享之 鄭鏐曰周禮有言天有言昊天上帝有言上帝有言五帝言天則百神皆預大司樂所爲天神皆降之類是也言五帝則無預乎昊天上帝司服所謂祀昊天上帝祀五帝亦如之類是也言上帝則無預乎五帝掌次所謂旅上帝張旌案祀五帝則張大次之類是也言天言帝神各不同至於昊天上帝則兼舉其統天言之以其氣之浩浩故曰昊天以主位乎上故曰上帝位爲最尊物無以稱其德惟致其精意可以享之故以禮祀祀昊天上帝國語所謂精意以享謂之禋是也

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

鄭鏐曰能通三靈交之者莫如陽精之純故禮神

有玉祀神又有玉以玉作六器者所以禮神也或

象其體或象其用或象其形或象其義皆以禮之

而已禮者薦於告神之始也 鄭康成曰禮謂始

告神時薦於神座 崔氏曰若禮神之玉置之神

坐事訖收藏於玉府所謂植璧秉圭是禮神之玉

祀神之玉燒之理之不復收藏 李嘉會曰六器